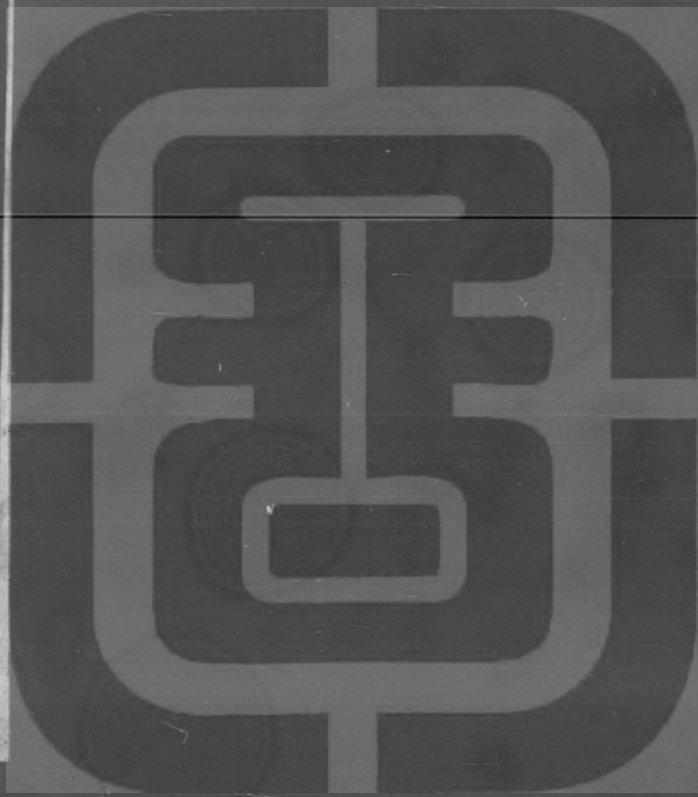


隋書



列傳卷第三十三

隋書六十八

特進臣魏徵上

宇文愷

宇文愷字安樂杞國公忻之弟也在周以功臣
子年三歲賜爵雙泉伯七歲進封安平縣公邑
二千戶愷少有器局家世武將諸兄並以弓馬
自達愷獨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多伎藝號爲
名父公子初爲千牛累遷御正中大夫儀同三
司高祖爲丞相加上開府中大夫及踐阼誅宇

文氏愷初亦在殺中以其與周本別兄忻有功於國使人馳赦之僅而得免後拜營宗廟副監太子左庶子廟成別封甌山縣公邑千戶及遷都上以愷有巧思詔領營新都副監高頰遂總大綱凡所規畫皆出於愷後決渭水達河以通運漕詔愷總督其事後拜萊州刺史甚有能名兄忻被誅除名於家久不得調會朝廷以魯班故道久絕不行令愷修復之既而上建仁壽宮訪可任者右僕射楊素言愷有巧思上然之於

是超授將作大匠歲餘拜仁壽宮監授儀同三司尋爲將作少監文獻皇后崩愷與楊素營山陵事上善之復爵安平郡公邑千戶煬帝即位遷都洛陽以愷爲營東都副監尋遷將作大匠愷揣帝心在宏侈於是東京制度窮極壯麗帝大悅之進位開府拜工部尚書及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爲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推移

隋書傳卷三十三
二
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帝彌悅焉
前後賞賚不可勝紀目永嘉之亂明堂廢絕隋
有天下將復古制議者紛然皆不能決博考群
籍奏明堂議表曰臣聞在天成象房心為布政
之宮在地成形景午居正陽之位觀雲告月順
生殺之序五室九宮統人神之際金口木舌發
令兆民玉瓚黃琮式嚴宗祀何嘗不矜莊宸宁
盡妙思於規摹凝睟冕旒致子來於矩矱伏惟
皇帝陛下提衡握契御辯乘乾咸五登三復上

皇之化流凶去暴丕下武之緒用百姓之異心
驅一代以同域康哉康哉民無能而名矣故使
天符地寶吐醴飛甘造物資生澄源反朴九圍
清謐四表削平襲我衣冠齊其文軌茫茫上玄
陳珪璧之敬肅肅清廟感霜露之誠正金奏九
韶六莖之樂定石渠五官三雍之禮乃卜瀍西
爰謀洛食辨方面勢仰稟神謀敷土濬川為民
立極兼聿遵先言表置明堂爰詔下臣占星揆
日於是採崧山之秘簡披汶水之靈圖訪通議

於殘亡購冬官於散逸總集衆論勒為一家昔
張衡渾象以三分為一度裴秀輿地以二寸為
千里臣之此圖用一分為一尺推而演之翼輪
與有序而經構之旨議者殊塗或以綺井為重
屋或以圓楣為隆棟各以臆說事不經見今錄
其疑難為之通釋皆出證據以相發明議曰臣
愷謹案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甘雨
以時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
終歲獻貢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

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
之臣愷以為上古朴略創立典刑尚書帝命驗
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黃
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注云唐
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
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
氏世室堂脩二七博四脩一注云脩南北之深
也夏度以步今堂脩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脩
之一則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按三王之世

夏最爲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
乃大殷堂相形爲論理恐不爾記云堂脩七博
四脩若夏度以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今堂脩十
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
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
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
不然讎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
加減黃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
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杼間馬宮之言止論堂

之一面據此爲準則三代堂基並方得爲上圓
之制諸書所說並云下方鄭注周官獨爲此義
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
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
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脩七尋五
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
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
一筵五室凡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
廟重檐鄭注云複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

及露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壁雝赤綴戶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宮方三百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戶高

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露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並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

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大室三之二垣高無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觀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議今亡不可得而辨也元始

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堤壤高四尺和會築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賢百辟卿士有益者於是秩而祭之親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令宣恩澤諸侯王宗室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子悉奉貢助祭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

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牕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戶二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日內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蓋以茅今蓋以瓦瓦下藉茅以存古制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政頒常復廟重屋八達九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薛綜注云復重層覆謂屋平覆重棟也續漢書祭祀志云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

面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臣愷按詩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據此則備太牢之祭今云一犢恐與古殊自晉以前未有鷄尾其圓牆壁水一依本圖晉起居注裴頡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一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臣愷案天垂象聖人則之辟雍之星既有圖狀晉堂方構不合天文既闕重樓又無璧水空堂垂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甚後魏

於北臺城南造圓牆在壁水外門在水內迴立
不與牆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
室間通巷違舛處多其室皆用壑累極成褊陋
後魏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
或言五室詔斷從五室後元義執政復改爲九
室遭亂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
明堂其牆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碁
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
鼎俎簠簋一依廟禮梁武即位之後移宋時太

極殿以爲明堂無室十二間禮疑議云祭用純
漆俎瓦樽文於郊質於廟止一獻用清酒平陳
之後臣得目觀遂量步數記其尺丈猶見基內
有焚燒殘柱毀斫之餘入地一丈儼然如舊柱
下以樟木為跗長丈餘闊四尺許兩兩相並瓦
安數重宮城處所乃在郭內雖湫隘卑陋未合規
摹祖宗之靈得崇嚴祀周齊二代闕而不修大
饗之典於焉靡託自古明堂圖惟有二本一是
宗周劉熙阮謚劉昌宗等作三圖畧同一是後

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
經傳傍求子史研究衆說總撰今圖其樣以木
為之下為方堂堂有五室上為圓觀觀有四門
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以度遼之功
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其年卒官時年五十八帝
甚惜之謚曰康撰東都圖記二十卷明堂圖議
二卷釋疑一卷見行于世子儒童游騎尉少子
溫起部承務郎

閻毗

閻毗榆林盛樂人也祖進魏本郡太守父慶周
上柱國寧州總管毗七歲襲爵石保縣公邑千
戶及長儀貌矜嚴頗好經史受漢書於蕭該略
通大旨能篆書工草隸尤善畫為當時之妙周
武帝見而悅之命尚清都公主宣帝即位拜儀
同三司授千牛左右高祖受禪以技藝侍東宮
數以瑯麗之物取悅於皇太子由是甚見親待
每稱之於上尋拜車騎宿衛東宮上嘗遣高顛
大閱於龍臺澤諸軍部伍多不齊整唯毗一軍

法制肅然頰言之於上特蒙賜帛俄兼太子宗
衛率長史尋加上儀同太子服翫之物多毗所
爲及太子廢毗坐杖一百與妻子俱配爲官奴
婢後二歲放免爲民煬帝嗣位盛脩軍器以毗
性巧諳練舊事詔典其職尋授朝請郎毗立議
輦輅車輿多所增損語在輿服志擢拜起部郎
帝嘗大備法駕嫌屬車太多顧謂毗曰開皇之
日屬車十有二乘於事亦得今八十一乘以牛
駕車不足以益文物朕欲減之從何爲可毗對

曰臣初定數共宇文愷參詳故實據漢胡伯始
蔡邕等議屬車八十一乘此起于秦遂爲後式
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減
一爲三十六乘此漢制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
奏議晉遷江左惟設五乘尚書令建平王宏曰
八十一乘議兼九國三十六乘無所準憑江左
五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文物旂旒之數爰及冕
玉皆同十二今宜準此設十二乘開皇平陳因
以爲法今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

依宋以為差等帝曰何用秦法乎大駕宜三十
六法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毗研精故事皆此
類也長城之後毗總其事及帝有事恒岳詔毗
營立壇場尋轉殿內丞從幸張掖郡高昌王朝
于行所詔毗持節迎勞遂將護入東都尋以母
憂去職未暮起令視事將興遼東之役自洛口
開渠達於涿郡以通運漕毗督其役明年兼領
右翊衛長史營建臨朔宮及征遼東以本官領
武賁郎將典宿衛時衆軍圍遼東城帝令毗詣
城下宣諭賊弓弩亂發所乘馬中流矢毗顏色
不變辭氣抑揚卒事而去尋拜朝請大夫遷殿
內少監又領將作少監事後復從帝征遼東會
楊玄感作逆帝班師兵部侍郎斛斯政奔遼東
帝令毗率騎二千追之不及政據高麗栢崖城
毗攻之二日有詔徵還從至高陽暴卒時年五
十帝甚悼惜之贈殿內監

何稠

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安之兄子也父通善斷

玉稠性絕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餘歲遇江陵陷隨安入長安仕周御飾下士及高祖爲丞相召補參軍兼掌細作署開皇初授都督累遷御府監歷太府丞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波斯嘗獻金絲錦袍組織殊麗上命稠爲之稠錦既成踰所獻者上甚悅時中國久絕瑠璃之作匠人無敢厝意稠以綠瓷爲之與真無異尋加員外散騎侍郎開皇末桂州俚李光仕聚衆爲亂詔稠召募討之師次衡嶺遣使者諭其渠帥洞

主莫崇解兵降款桂州長史王文同鑠崇以詰稠所稠詐宣言曰州縣不能綏養致邊民擾叛非崇之罪也乃命釋之引崇共坐并從者四人爲設酒食而遣之崇大悅歸洞不設備稠至五更掩入其洞悉發俚兵以臨餘賊象州逆帥杜條遼羅州逆帥龐靖等相繼降款分遣建州開府梁昵討叛夷羅壽羅州刺史馮暄討賊帥李大檀並平之傳首軍門承制署首領爲州縣官而還衆皆悅服有欽州刺史甯猛力帥衆迎軍

初猛力倔強山洞欲圖爲逆至是惶懼請身入朝稠以其疾篤因示無猜貳遂放還州與之約曰八九月間可詣京師相見稠還奏狀上意不憚其年十月猛力卒上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稠曰猛力共臣爲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來初猛力臨終誠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爲約不可失信於國士汝葬我訖即宜上路長真如言入朝上大悅曰何稠信著蠻夷乃至於此以勲授開府仁壽初

文獻皇后崩與宇文愷參典山陵制度稠性少言善候上旨由是漸見親昵及上疾篤謂稠曰汝既曾葬皇后今我方死宜好安置屬此何益但不能忘懷耳魂其有知當相見於地下上因攬太子頸謂曰何稠用心我付以後事動靜當共平章大業初煬帝將幸揚州謂稠曰今天下大定朕承洪業服章文物闕略猶多卿可討閱圖籍營造輿服羽儀送至江都也其日拜太府少卿稠於是營黃麾三萬六千人伏及車輿輦

輅皇后鹵簿百官儀服依期而統送于江都所
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物鉅億計帝使兵部
侍郎明雅選部郎薛邁等勾覈之數年方竟豪
釐無舛稠叅會今古多所改創魏晉以來皮弁
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古田獵之服也今服以
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導自稠始也又
從省之服初無佩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
安有人臣謁帝而去印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
加獸頭小綬及佩一生及舊制五輅於轅上起箱

天子與叅乘同在箱內稠曰君臣同所過爲相
逼乃廣爲盤輿別構欄楯侍臣立於其中於內
復起須彌平坐天子獨居其上自餘麾幢文物
增損極多事見威儀志帝復令稠造戎車萬乘
鈎陳八百連帝善之以稠守太府卿後三歲兼
領少府監遼東之役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
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
師不得濟右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而遇害帝
遣稠造橋二日而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

是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迴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闕面別一觀觀下三門遲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是歲加金紫光祿大夫明年攝左屯衛將軍從至遼左十二年加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遇宇文化及作亂以為工部尚書化及敗陷於竇建德建德復以為工部尚書舒國公建德敗歸于大唐授將作小匠卒開皇時有劉龍者河間人也性強明有巧思齊後主知之令

修三爵臺甚稱旨因而歷職通顯及高祖踐阼大見親委拜右衛將軍兼將作大匠遷都之始與高頴參掌制度代號為能大業時有黃亘者不知何許人也及其弟袞俱巧思絕人煬帝每令其兄弟直少府將作于時改創多務亘袞每參典其事凡有所為何獨先令亘袞立樣當時工人皆稱其善莫能有所損益亘官至朝散大夫袞官至散騎侍郎

史臣曰宇文愷學藝兼該思理通瞻規矩之妙

叅蹤班爾當時制度咸取則焉其起仁壽宮營建洛邑要求時幸窮極侈麗使文皇失德煬帝亡身危亂之源抑亦此之由至於考覽書傳定明堂圖雖意過其通有足觀者毗稠巧思過人頗習舊事稽前王之采章成二代之文物雖失之華盛亦有可傳於後焉

列傳卷第三十三

隋書六十八

列傳卷第三十四

隋書六十九

王劭

特進臣魏徵上

王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也父松年齊通直散騎侍郎劭少沈嘿好讀書弱冠齊尚書僕射魏收辟叅開府軍事累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嘗論古事有所遺忘討閱不能得因呼劭問之劭具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自是大爲時人所許稱其博物後

遷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得調高祖受禪授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爲內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使收其書覽而悅之於是起爲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於是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晉時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

視之果然車輞今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荻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內厨及東宮諸主食厨不可不依法上從之劭又言上有龍顏戴干之表指示群臣上大悅賜帛數百段拜著作郎劭上表言符命曰昔周保定二年歲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黃河變清十里鏡澈齊氏以爲巳瑞改元曰河

清是月至尊以大興公始作隨州刺史歷年二十隋果大興臣謹案易坤靈圖曰聖人受命瑞先見於河河者最濁未能清也竊以靈貺休祥理無虛發河清啓聖實屬大隋午爲鶉火以明火德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數地數既得受命之辰允當先見之兆開皇初邵州人楊令愨近河得青石圖一紫石圖一皆隱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又得石圖剖為兩段有楊樹之形黃根紫葉汝水得神龜

腹下有文曰天下卜楊興安邑掘地得古鐵版文曰皇始天年賚楊鐵券王興同州得石龜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以前之三石不異龍圖何以用石石體久固義與上名符合龜腹七字何以著龜龜亦久固兼是神靈之物孔子嘆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今於大隋聖世圖書屢出建德六年亳州大周村有龍鬪白者勝黑者死大象元年夏熒陽汴水北有龍鬪初見白氣屬天自東方歷陽武而來及至白龍也長十許丈有黑

龍乘雲而至兩相薄乍合乍離自午至申白龍
升天黑龍墜地謹案龍君象也前闢於亳州周
村者蓋象至尊以龍闢之歲爲亳州總管遂代
周有天下後闢於熒陽者熒字三火明火德之
盛也白龍從東方來歷陽武者蓋象至尊將登
帝位從東第八自崇陽門也西北升天者當乾
位天門坤靈圖曰聖人殺龍龍不可得而殺皆
盛氣也又曰秦姓商名宮黃色長八尺六十世
河龍以正月辰見白龍與五黑龍闢白龍陵故

秦人有命謹案此言皆爲大隋而發也聖人殺
龍者前後龍死是也姓商者皇家於五姓爲商
也名宮者武元皇帝諱於五聲爲宮黃色者隋
色尚黃長八尺者武元皇帝身長八尺河龍以
正月辰見者秦正月卦龍見之所於京師爲辰
地白龍與黑龍闢者亳州熒陽龍闢是也勝龍
所以白者楊姓納音屬商至尊又辛酉歲生位
皆在西方西方色白也死龍所以黑者周色黑
所以稱五者周閔明武宣靖凡五帝趙陳代越

當五王一時伏法亦當五數白龍陵者陵猶勝也鄭玄說陵當爲除凡鬪能去敵曰除臣以秦人有命者秦之爲言通也大也明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鑿度曰秦表戴干鄭玄注云表者人形體之彰識也干盾也秦人之表戴干臣伏見至尊有戴干之表益知秦人之表不爽毫釐坤靈圖所云字字皆驗緯書又稱漢四百年終如其言則知六十世亦必然矣昔宗周卜世三十今則倍之稽覽圖云太平時陰陽和合風

雨咸同海內不偏地有阻險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同唯平均乃不鳴條故欲風於亳亳者陳留也謹案此言蓋明至尊者爲陳留公世子亳州總管遂受天命海內均同不偏不黨以成太平之風化也在大統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陳留公是時齊國有祕記云天王陳留入并州齊王高洋爲是誅陳留王彭樂其後武元皇帝果將兵入并州周武帝時望氣者云亳州有天子氣於是殺亳州刺史紇豆陵恭

至尊代為之。又陳留老子祠有枯柏，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柏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柏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狀如織。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亳州，親至祠樹之下，自是柏枝迴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校考眾事太平主出於亳州，陳留之地皆如所言。稽覽圖又云：治道得則陰物變為陽物，鄭玄注云：葱變為韭，亦是謹案。自六年以來，遠近山

石多變為玉石，為陰玉為陽。又左衛園中葱皆變為韭，上覽之大悅，賜帛五百段。未幾，劭復上書曰：易乾鑿度曰：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享于西山，隨者二月卦，陽德施行，藩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係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隨從之也。易稽覽圖：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年傳為復，五月負之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西北地動，星墜陽衛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趙地動，北方三十日，千里馬數至，謹

案凡此易緯所言皆是大隋符命隨者二月之
卦明大隋以二月即皇帝位也陽德施行者明
楊氏之德教施行於天下也藩決難解者明當
時藩鄣皆是通決險難皆解散也萬物隨陽而
出者明天地間萬物盡隨楊氏而出見也上六
欲九五拘係之者五爲王六爲宗廟明宗廟神
靈欲令登九五之位帝王拘民以禮係民以義
也拘民以禮係民以義此二句亦是乾鑿度之
言維持之者明能以綱維持正天下也被陽化

而欲陰隨之者明陰類被照楊氏之風化莫不
隨從陰謂臣下也王用享于西山者蓋明至尊
常以歲二月辛西山仁壽宮也凡四稱隨三稱
陽欲美隨楊丁寧之至也坤六月者坤位在未
六月建未言至尊以六月生也有子女任政者
言樂平公主是皇帝子女而爲周氏任理內政
也一年傳爲復者復是坤之一世卦陽氣初生
言周宣帝崩後一年傳位與楊氏也五月負之
從東北來立者負之當爲真人字之誤也言周

宣帝以五月崩真人革命當在此時至尊謙讓而逆天意故踰年乃立昔為定州總管在京師東北本而言之故曰真人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者大起即大興言營大興城邑也西北地動星墜者蓋天意去周授隋故變動也陽衛者言楊氏得天衛助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者此卦動而大亨作故至尊以十一月被授亳州總管將從中山而出也趙地動者中山為趙地以神人將去故變動也北方三十日者蓋至尊從

北方將往亳州之時停留三十日也千里馬者蓋至尊舊所乘騶騮馬也屯卦震下坎上震於馬作足坎於馬為美脊是故騶騮馬脊有肉鞍行則先作弄四足也數至者言曆數至也河圖帝通紀曰形瑞出變矩衡赤應隨協靈皇河圖皇參持曰皇辟出承元訖道無為治率被遂矩戲作術開皇色握神日投輔提象不絕立皇後翼不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河曲出叶輔嬉爛可述謹案凡此河圖所言亦是大隋符命形

瑞出變矩衡者矩法也衡北斗星名所謂璿璣
王衡者也大隋受命形兆之瑞始出天象則爲
之變動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衡易緯伏戲
矩衡神鄭玄注亦以爲法玉衡之神與此河圖
矩衡義同赤應隋者言赤帝降精感應而生隋
也故隋以火德爲赤帝天子叶靈皇者叶合也
言大隋德合上靈天皇帝也又年號開皇與
靈寶經之開皇年相合故曰叶靈皇皇辟出者
皇大也辟君也大君出蓋謂至尊受命出爲天

子也承元訖者言周承天元終訖之運也道無
爲治率者治下脫一字言大道無爲治定天下
率從被遂矩戲作術者矩法也昔遂皇握機矩
伏戲作八卦之術言大隋被服三皇之法術也
遂皇機矩語見易緯開皇色者言開皇年易服
色也握神日者握持群神明照如日也又開皇
以來日漸長亦其義投輔提者言投授政事於
輔佐使之提挈也象不絕者法象不廢絕也立
皇後翼不格者格至也言本立太子以爲皇家

後嗣而其輔翼之人不能至於善也道終始德
優劣者言前東宮道終而德劣今皇太子道始
而德優也帝任政河曲出者言皇帝親任政事
而邵州河濱得石圖也叶輔嬉爛可述者叶合
也嬉興也言群臣合心輔佐以興政治爛然可
述紀也所以於皇叅持帝通紀二篇陳大隋符
命者明皇道帝德盡在隋也上大悅以劬為至
誠寵錫日隆時有人於黃鳳泉浴得二白石頗
有文理遂附致其文以為字復言有諸物象而

上奏曰其大王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
雙鳳青龍朱雀騶虞玄武各當其方位又有五
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門地
戶人門鬼門閉九字又有却非及二鳥其鳥皆
人面則抱朴子所謂千秋萬歲也其小玉亦有
五嶽却非蚪犀之象二玉俱有仙人玉女乘雲
控鶴之象別有異狀諸神不可盡識蓋是風伯
雨師山精海若之類又有天皇大帝皇帝及四
帝坐鉤陳北斗三公天將軍土司空老人天倉

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官諸字本
無行伍然徃徃偶對於大王則有皇帝姓名並
臨南面與日字正鼎足復有老人星蓋明南面
象日而長壽也皇后二字在西上有月形蓋明
象月也於次玉則皇帝名與九千字次比兩揚
字與萬年字次比隋與吉字正並蓋明長久吉
慶也劭復廻互其字作詩二百八十篇奏之上
以為誠賜帛千匹劭於是採民間歌謠引圖書
讖緯依約符命捃摭佛經撰為開皇隋靈感誌

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
使洗手焚香閉目而讀之曲折其聲有如哥詠
經涉旬朔徧而後罷上益喜賞賜優洽仁壽中
文獻皇后崩劭復上言曰佛說人應生天上及
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天
花妓樂來迎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槃伏惟
大行皇后聖德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秘記皆云
是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
再雨金銀之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

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
滿虛空至夜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即升遐與經
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以愚意思之皇后遷化
不在仁壽大興宮者蓋避至尊常居正處也在
永安宮者象京師之永安門平生所出入也后
升遐後二日苑內夜有鍾聲三百餘處此則生
天之應顯然也上覽而且悲且喜時蜀王秀以
罪廢上顧謂劭曰嗟乎吾有五子三子不才劭
進曰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黃帝

有二十五子同姓者二餘各異德堯十子舜九
子皆不肖夏有五觀周有三監上然其言其後
上夢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脚李盛扶肘
得上因謂彭曰死生當與爾俱劭曰此夢大吉
上高山者明高崇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
猶李老二入扶持實爲長壽之徵上聞之喜見
容色其年上崩未幾崔彭亦卒煬帝嗣位漢王
諒作亂帝不忍加誅劭上書曰臣聞黃帝滅炎
蓋云母弟周公誅管信亦天倫叔向戮叔魚仲

尼謂之遺直石碣殺石厚丘明以為大義此皆
經籍明文帝王常法今陛下置此逆賊度越前
聖含弘寬大未有以謝天下謹案賊諒毒被生
民者也是知古者同德則同姓異德則異姓故
黃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唯青陽
夷鼓與黃帝同為姬姓諒既自絕請改其氏劭
以此求媚帝依違不從遷秘書少監數載卒官
劭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
多錄口勅又採迂怪不經之語及委巷之言以

類相從為其題目辭義繁雜無足稱者遂使隋
代文武名臣列將善惡之迹堙沒無聞初撰齊
誌為編年體二十卷復為齊書紀傳一百卷及
平賊記三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
聽大為有識所嗤鄙然其採摭經史謬誤為讀
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爰自志學暨乎暮
齒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
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為僕從所噉劭
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情白劭劭

依前閉門伺而獲之厨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

袁充

袁充字德符本陳郡陽夏人也其後寓居丹楊祖昂父君正俱爲梁侍中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絺兮絺兮淒其以風充應聲荅曰唯絺與綌服之無斃以是大見嗟賞仕陳年十七爲祕書郎歷太子舍人晉安王文學吏部侍郎散騎

常侍及陳滅歸國歷蒙鄜二州司馬充性好道術頗解占候由是領太史令時上將廢皇太子正窮治東宮官屬充見上雅信符應因希旨進曰比觀玄象皇太子當廢上然之充復表奏隋興已後日景漸長曰開皇元年冬至日影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影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影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影一尺四寸八分自爾漸短至十六年夏至影一尺四寸五分周官

以上圭之法正日至之影尺有五寸鄭玄云冬至之影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影短於舊影五分十七年冬至之影短于舊影三寸七分曰去極近則影短而日長去極遠則影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極遠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時仲冬日在須女十度以歷數推之開皇以來冬至日在斗十一度與唐堯之代去極並近謹案春秋元命包云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常天帝崇靈聖

王祖功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伏惟大隋啓運上感乾元影短日長振古未之有也上大悅告天下將作役功因加程課丁匠苦之仁壽初充言上本命與陰陽律呂合者六十餘條而奏之因上表曰皇帝載誕之初非止神光瑞氣嘉祥應感至於本命行年生月生日並與天地日月陰陽律呂運轉相符表裏合會此誕聖之異寶曆之元今與物更新改年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並同

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故知洪基長筭永
永無窮上大悅賞賜優崇儕輩莫之比仁壽四
年甲子歲煬帝初即位充及太史丞高智寶上
言去歲冬至日景逾長今歲皇帝即位與堯受
命年合昔唐堯受命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紀
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即位其年即
當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
與唐堯同自放勳以來凡經八上元其間繇代
未有仁壽甲子之合謹案第一紀甲子太一在

一宮天目居武德陰陽曆數並得符同唐堯景
辰生景子年受命止命三五未若己丑甲子支
干並當六合兌一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
會共帝堯同其數與皇唐比其蹤信所謂皇哉
唐哉唐哉皇哉者矣仍諷齊王暕率百官拜表
奉賀其後熒惑守太微者數旬于時繕治宮室
征役繁重充上表稱陛下修德熒惑退舍百寮
畢賀帝大喜前後賞賜將萬計時軍國多務充
候帝意欲有所爲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

以是取媚於上大業六年遷內史舍人從征遼東拜朝請大夫祕書少監其後天下亂帝初罹鴈門之厄又盜賊益起帝心不自安充復假託天文上表陳嘉瑞以媚於上曰臣聞上天輔德皇天福謙七政斯齊三辰告應伏惟陛下握綠圖而馭黔首提萬善而化八紘以百姓爲心匪以一人受慶先天罔違所欲後天必奉其時是以初膺寶曆正當上元之紀乾之初九又與天命符會斯則聖人冥契故能動合天經謹案去

年已來玄象星瑞毫釐無爽謹錄尤異上天降祥破突厥等狀七事其一去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王良北正落突厥營聲如崩墻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復有大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當北方依占頻二夜流星墜賊所賊必敗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頻有兩星大如斗出北斗魁向東北流依占北斗主殺伐賊必敗其四歲星主福德頻行京都二處分野依占國家之福其五七月內熒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已

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賊必敗散其六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從東北向西南落賊帥盧明月營破其幢車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漢鎮北有赤氣亘北方突厥將亡之應也依戡城錄河南洛陽並當甲子與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無所慮旋觀往政側聞前古彼則異時間出今則一朝總萃豈非天贊有道助殲兇孽方清九夷於東穢沉五狄於北溟告成岱岳無為汾水書奏帝大悅超

拜秘書令親待逾昵帝每欲征討充皆預知之乃假託星象獎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宇文化及殺逆之際并誅充時年七十五

史臣曰王劭爰自幼童迄乎白首好學不倦究極羣書摛紳洽聞之士無不推其博物雅好著述久在史官既撰齊書兼脩隋典好詭恠之說尚委巷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繁雜直愧南董才無遷國徒煩翰墨不足觀採袁充少在江左初以警晤見稱委質隋朝更以玄象自命並要求

時幸于進務入劭經營符瑞雜以妖訛充變動
星占謬增畧景厚誣天道亂常侮衆刑茲勿捨
其在茲乎且劭爲河朔清流充乃江南望族乾
沒榮利得不以道頹其家聲良可歎息

列傳卷第三十四

隋書六十九

列傳卷第三十五

隋書七十

特進臣魏

徵

上

楊玄感

楊玄感司徒素之子也體貌雄偉美鬚髯少時
晚成人多謂之癡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癡
也及長好讀書便騎射以父軍功位至柱國與
其父俱爲第二品朝會則齊列其後高祖命玄
感降一等玄感拜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
以公廷獲展私敬初拜郢州刺史到官潛布耳

目察長吏能不其有善政及贓汙者纖介必知之徃徃發其事莫敢欺隱吏民敬服皆稱其能後轉宋州刺史父憂去職歲餘起拜鴻臚卿襲爵楚國公遷禮部尚書性雖驕倨而愛重文學四海知名之士多趨其門自以累世尊顯有盛名於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將吏復見朝綱漸紊帝又猜忌日甚內不自安遂與諸弟潛謀廢帝立秦王浩及從征吐谷渾還至大斗拔谷時從官狼狽玄感欲襲擊行宮其叔慎謂玄感

曰士心尚一國未有釁不可圖也玄感乃止時帝好征伐玄感欲立威名陰求將領謂兵部尚書段文振曰玄感世荷國恩寵踰涯分自非立效邊裔何以塞責若方隅有風塵之警庶得執鞭行陣少展絲髮之功明公兵革是司敢布心腹文振因言於帝帝嘉之顧謂群臣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故不虛也於是賚物千段禮遇益隆頗預朝政帝征遼東命玄感於黎陽督運于時百姓苦役天下思亂玄感遂與武賁郎

附書傳卷三十五
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議欲令帝所
軍衆飢餒每爲逗遛不時進發帝遲之遣使者
逼促玄感揚言曰水路多盜賊不可前後而發
其弟武賁郎將玄縱鷹揚郎將萬碩並從幸遼
東玄感潛遣人召之時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
東萊將入海趣平壤城軍未發玄感無以動衆
乃遣夜奴僞爲使者從東方來謬稱護兒失軍
期而反玄感遂入黎陽縣閉城大索男夫於是
取颿布爲牟甲署官屬皆準開皇之舊移書傍

郡以討護兒爲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以東光
縣尉元務本爲黎州刺史趙懷義爲衛州刺史
河內郡主簿唐禕爲懷州刺史有衆且一萬將
襲洛陽唐禕至河內馳往東都告之越王侗民
部尚書樊子蓋等大懼勒兵備禦脩武縣民相
率守臨清關玄感不得濟遂于汲郡南渡河從
亂者如市數日屯兵上春門衆至十餘萬子蓋
令河南贊治裴弘策拒之弘策戰敗溷洛父老
競致牛酒玄感屯兵尚書省每誓衆曰我身爲

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者
不顧破家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
元之命耳衆皆悅詣轅門請自效者日有數千
與樊子蓋書曰夫建忠立義事有多途見機而
作蓋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於桐宮霍光廢劉
賀於昌邑此並公度內不能一二披陳高祖文
皇帝誕膺天命造茲區宇在玳璣以齊七政握
金鏡以馭六龍無爲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治
今上纂承寶曆宜固洪基乃自絕於天殄民敗

德頻年肆青盜賊於是滋多所在修治民力為
之凋盡荒淫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耽玩鷹犬禽
獸皆離其毒朋黨相扇貨賄公行納邪佞之言
杜正直之口加以轉輸不息徭役無期士卒填
溝壑骸骨蔽原野黃河之北則千里無煙江淮
之間且鞠爲茂草玄感世荷國恩位居上將先
公奉遺詔曰好子孫爲我輔弼之惡子孫爲我
屏黜之所以上稟先旨下順民心廢此淫昏更
立明哲四海同心九州響應士卒用命如赴私

讎民庶相趨義形公道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
獨守孤城勢何支以願以黔黎在念社稷爲心
勿拘小禮自貽伊戚誰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
潛泫言無所具遂進逼都城刑部尚書衛玄率
衆數萬自關中來援東都以步騎二萬渡灑澗
挑戰玄感僞北玄逐之伏兵發前軍盡沒後數
日玄復與玄感戰兵始合玄感詐令人大呼曰
官軍已得玄感矣玄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
之於是大潰擁八千人而去玄感驍勇多力每

戰親運長矛身先士卒暗鳴叱咤所當者莫不
震懾論者方之項羽又善撫御士樂致死由是
戰無不捷玄軍日蹙糧又盡乃悉衆決戰陣於
北邙一日之間戰十餘合玄感弟玄挺中流矢
而斃玄感稍却樊子蓋復遣兵攻尚書省又殺
數百人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
武衛將軍屈突通屯河陽左翊衛大將軍宇文
述發兵繼進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復來赴援
玄感請計於前民部尚書李子雄子雄曰屈突

通曉習兵事若一渡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果進通遂濟河軍於破陵玄感爲兩軍西抗衛玄東拒屈突通子蓋復出兵於是大戰玄感軍頻北復請計於子雄子雄曰東都援軍益至我師屢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賑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此亦霸王之業會華陰諸楊請爲鄉導玄感遂釋洛陽西

圍關中宣言曰我已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宮父老遮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進可絕敵人之食退可割宜陽之地玄感以爲然留攻之三日城不下追兵遂至玄感西至閩鄉上槃豆布陣亘五十里與官軍且戰且行一日三敗復陣於董杜原諸軍擊之玄感大敗獨與十餘騎竄林木間將奔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懼而反走至葭蘆成玄感窘迫獨與弟積善步行自知不免謂

積善曰事敗矣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爲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其屍於東都市三日復斮而焚之餘黨悉平其弟玄獎爲義陽太守將歸玄感爲郡丞周璇玉所殺玄縱弟萬碩自帝所逃歸至高陽止傳舍監事許華與郡兵執之斬於涿郡萬碩弟民行官至朝請大夫斬於長安並具梟磔公卿請改玄感姓爲梟氏詔可之初玄感圍東都也梁郡人韓相國舉兵應之玄感

以爲河南道元帥旬月間衆十餘萬攻剽郡縣至于襄城遇玄感敗兵漸潰散爲吏所執傳首東都

李子雄

李子雄渤海蓆人也祖伯賁魏諫議大夫父桃枝東平太守與鄉人高仲密同歸於周官至冀州刺史子雄少慷慨有壯志弱冠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授帥都督高祖作相從韋孝寬破尉迴於相州拜上開府賜爵建昌縣公高祖受禪拜

驃騎將軍伐陳之後以功進位大將軍歷郴江
二州刺史並有能名仁壽中坐事免漢王諒之
作亂也煬帝將發幽州兵以討之時竇抗爲幽
州摠管帝恐其有二心問可任者於楊素素進
子雄授大將軍拜廣州刺史馳至幽州止傳舍
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子雄遣人
諭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子雄所子雄
伏甲請與相見因禽抗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
自井陘以討諒時諒遣大將軍劉建略地燕趙

正攻井陘相遇於抱犢山下力戰破之遷幽州
總管尋徵拜民部尚書子雄明辯有器幹帝甚
任之新羅嘗遣使朝貢子雄至朝堂與語因問
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皮弁遺象安有大國君
子而不識皮弁也子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
夷使者曰自至已來此言之外未見無禮憲司
以子雄失詞奏劾其事竟坐免俄而復職從幸
江都帝以仗衛不整顧子雄部伍之子雄立指
麾六軍肅然帝大悅曰公真武侯才也尋轉右

武侯大將軍後坐事除名遼東之役帝令從軍自效因從來護兒自東平將指滄海會楊玄感反於黎陽帝疑之詔鎖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殺使者亡歸玄感玄感每請計於子雄語在玄感傳及玄感敗伏誅籍沒其家

趙元淑

趙元淑父世模初事高寶寧後以衆歸周授上開府寓居京兆之雲陽高祖踐阼恒典宿衛迨同晉王伐陳先鋒遇賊力戰而死朝廷以其身

死王事令子元淑襲父本官賜物千段元淑性踈宕不事生產家徒壁立後數歲授驃騎將軍將之官無以自給時長安富人宗連家累千金仕周爲三原令有季女慧而有色連獨竒之每求賢夫聞元淑如是請與相見連有風儀美談笑元淑亦異之及至其家服翫居處擬於將相酒酣奏女樂元淑所未見也元淑辭出連曰公子有暇可復來也後數日復造之宴樂更侈如此者再三因謂元淑曰知公子素貧老夫當相

濟因問元淑所須盡買與之臨別元淑再拜致謝連復拜曰鄙人竊不自量敬慕公子今有一女願爲箕帚妾公子意何如元淑感愧遂娉爲妻連復送奴婢二十口良馬十餘匹加以縑帛錦綺及金寶珍玩元淑遂爲富人及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元淑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柱國拜德州刺史尋轉潁川太守並有威惠因入朝會司農不時納諸郡租穀元淑奏之帝謂元淑曰如卿意者幾日當了元淑曰如臣意不過

十日帝即日拜元淑爲司農卿納天下租如言而了帝悅焉禮部尚書楊玄感潛有異志知元淑可與共亂遂與結交多遺金寶遼東之役領將軍典宿衛加授光祿大夫封葛公明年帝復征高麗以元淑鎮臨渝及玄感作亂其弟玄縱自帝所逃歸路經臨渝元淑出其小妻魏氏見玄縱對宴極歡因與通謀并授玄縱賂遺及玄感敗人有告其事者帝以屬吏元淑言與玄感結婚所得金寶則爲財娉實無他故魏氏後言

初不受金帝親臨問卒無異辭帝大怒謂侍臣曰此則反狀何勞重問元淑及魏氏俱斬於涿郡籍沒其家

斛斯政

河南斛斯政祖椿魏太保尚書令常山文宣王父挾散騎常侍新蔡郡公政明悟有器幹初爲親衛後以軍功授儀同甚爲楊素所禮大業中爲尚書兵曹郎政有風神每奏事未嘗不稱旨煬帝悅之漸見委信楊玄感兄弟俱與之交遼

東之役兵部尚書段文振卒侍郎明雅復以罪廢帝彌屬意尋遷兵部侍郎于時外事四夷軍國多務政處斷辯速稱爲幹理玄感之反也政與通謀及玄縱等亡歸亦政之計也帝在遼東將班師窮治玄縱黨與肉不自安遂亡奔高麗明年帝復東征高麗請降求執送政帝許之遂鎖政而還至京師以政告廟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奏曰斛斯政之罪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忿若同常刑賊臣逆子何以懲肅請變常法帝

許之於是將政出金光門縛政於柱公卿百僚
並親擊射鬻割其肉多有噉者噉後烹煮收其
餘骨焚而揚之

劉元進

餘杭劉元進少好任俠爲州里所宗兩手各長
尺餘臂垂過膝煬帝興遼東之役百姓騷動元
進自以相表非常陰有異志遂聚衆合亡命會
帝復征遼東徵兵吳會士卒皆相謂曰去年吾
輩父兄從帝征者當全盛之時猶死亡大半骸

骨不歸今天下已罷敝是行也吾屬其無遺類
矣於是多有亡散郡縣捕之急旣而楊玄感起
於黎陽元進知天下思亂於是舉兵應之三吳
苦役者莫不響至旬月衆至數萬將渡江而玄
感敗吳郡朱爕晉陵管崇亦舉兵有衆七萬共
迎元進奉以爲主據吳郡稱天子爕崇俱爲僕
射署置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
吏以應之帝令將軍吐萬緒光祿大夫魚俱羅
率兵討焉元進西屯茅浦以抗官軍頻戰互有

勝負元進保曲阿與朱爨管崇合軍衆至十萬
緒進軍逼之相持百餘日爲緒所敗保於黃山
緒復破之爨戰死元進引趣建安休兵養士二
將亦以師老頓軍自守俄而二將俱得罪帝令
江都郡丞王世充發淮南兵擊之有大流星墜
於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拂竹木皆有聲至吳
郡而落于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
徑丈餘後數日失石所在世充既渡江元進將
兵拒戰殺千餘人世充窘急退保延陵柵元進

遣兵人各持茅因風縱火世充大懼將棄營而
遁遇反風火轉元進之衆懼燒而退世充簡銳
卒掩擊大破之殺傷大半自是頻戰輒敗元進
謂管崇曰事急矣當以死決之於是出挑戰俱
爲世充所殺其衆悉降世充坑之於黃亭澗死
者三萬人其餘黨往往保險爲盜其後董道冲
沈法興李子通等乘此而起戰爭不息逮於隋
亡

李密

李密字法主真鄉公衍之從孫也祖耀周邢國公父寬驍勇善戰幹略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至柱國蒲山郡公號爲名將密多籌筭才兼文武志氣雄遠常以濟物爲己任開皇中襲父爵蒲山公及散家產賙贍親故養客禮賢無所愛悵與楊玄感爲刎頸之交後更折節下惟耽學尤好兵書誦皆在口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漢書勵精忘勸愷門徒皆出其下大業初授親衛大都督非其所好稱疾而歸及楊玄感

在黎陽有逆謀陰遣家僮至京師召密令與弟玄挺等同赴黎陽玄感舉兵而密至玄感大喜以爲謀主玄感謀計於密密曰愚有三計惟公所擇今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地去幽州懸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患中間一道理極艱危今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過旬月齎糧必盡舉麾一召其衆自降不戰而禽此計之上也又關中四塞天府之國有衛文昇不足爲意今宜率

衆經城勿攻輕齎鼓行務早西入天子雖還失其襟帶據險臨之攻當必尅萬全之勢此計之中也若隨近逐便先向東都唐禕告之理當固守引兵攻戰必延歲月勝負殊未可知此計之下也玄感曰不然公之下計乃上策矣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遂不行玄感既至東都皆捷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朝夕及獲韋福嗣又委以腹心是以軍旅之事不專歸密福嗣既非同謀

因戰被執每設籌畫百持兩端後使作檄文福嗣固辭不肯密揣知其情因謂玄感曰福嗣原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聽其是非必為所誤矣請斬謝衆方可安輯玄感曰何至於此密知言之不用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如何吾屬今為虜矣後玄感將西入福嗣竟忘歸東都時李子雄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以問於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諫而被外魏武將求九錫荀彧止而見踈

今者密欲正言還恐追蹤二子阿諛順意又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已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強天下救兵益至公當身先士衆早定關中廼欲急自尊崇何示不廣也玄感咲而止及宇文述來護兒等軍且至玄感謂密曰計將安出密曰元弘嗣統強兵於隴右今可揚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得給衆玄感遂以密謀號令其衆因引西入至陝縣欲圍弘農宮密諫之曰公今詐衆入西軍事在

速况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遂圍之三日攻不能拔方引而西至於閿鄉追兵遂及玄感敗密間行入關與玄感從叔詢相隨匿於馮翊詢妻之舍尋爲鄰人所告遂捕獲囚於京兆獄是時煬帝在高陽與其黨俱送帝所在途謂其徒曰吾等之命同於朝露若至高陽必爲菹醢今道中猶可爲計安得行就鼎鑊不規逃避也衆咸然之其徒多有金密令出示使者曰

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即皆
報德使者利其金遂相然許及出關外防禁漸
弛密請通市酒食每讌飲喧譁竟夕使者不以
爲意行次邳鄆夜宿村中密等七人皆穿墻而
遁與王仲伯亡抵平原賊帥郝孝德孝德不甚
禮之備遭饑饉至削樹皮而食仲伯潛歸天水
密詣淮陽舍於村中變姓名稱劉智遠聚徒教
授經數月密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曰金風蕩
初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途士空軫鬱陶心眺

聽良多感慷慨獨霑襟霑襟何所爲悵然懷古
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徒蕭何
刀筆吏一朝時運合萬古傳名器寄言世上雄
虛生真可愧詩成而泣下數行時人有怪之者
以告太守趙他縣捕之密乃亡去抵其妹夫雍
丘令丘君明後君明從子懷義以告帝令捕密
密得遁去君明竟坐死會東郡賊帥翟讓聚黨
萬餘人密大懼乃因王伯當以策干讓讓遣說
諸小賊所至輒降下讓始敬焉召與計事密謂

讓曰今兵衆旣多糧無所出若曠日持久則人馬困敝大敵一臨死亡無日未若直趣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可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破金堤關掠滎陽諸縣城堡多下之滎陽太守郇王慶及通守張須陀以兵討讓讓數為須陀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遠避之密曰須陀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狠可一戰而禽公但列陣以待保為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於林木間設伏讓與戰不利軍稍却

密發伏自後掩之須陀衆潰與讓合擊大破之遂斬須陀於陣讓於是令密建牙別統所部密復說讓曰昏主蒙塵播揚吳越蝟毛競起海內飢荒明公以英桀之才而統驍雄之衆宜當廓清天下誅剪群凶豈可求食草間常為小盜而已今東都士庶中外離心留守諸官政令不一明公親率大衆直掩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先發制人此機不可失也讓曰僕起隴畝之間望不至此必

如所圖請君先發僕領諸軍便為後殿得倉之日當別議之密與讓領精兵七千人以大業十三年春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繼負道路不絕越王侗武賁郎將劉長恭率步騎二萬五千討密密一戰破之長恭僅以身免讓於是推密為主密城洛口周迴四十里以居之房彥藻說下豫州東都大懼讓上密號為魏公密初辭不受諸將等固請乃從之設壇場即位稱元年置官屬以房

彥藻為左長史邴元真右長史楊德方左司馬鄭德韜右司馬拜讓司徒封東郡公其將帥封拜各有差長白山賊孟讓掠東郡燒豐都市而歸密攻下鞏縣獲縣長柴孝和拜為護軍武賁郎將裴仁基以武牢歸密因遣仁基與孟讓率兵二萬餘人襲迴洛倉破之燒天津橋遂縱兵大掠東都出兵乘之仁基等大敗僅以身免密復親率兵三萬逼東都將軍段達武賁郎將高毗劉長恭等出兵七萬拒之戰於故都官軍敗

走密復下迴洛倉而據之俄而德韜德方俱死
復以鄭頰爲左司馬鄭虔象爲右司馬柴孝和
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西楚背之而亡漢高都
之而霸如愚意者令仁基守迴洛翟讓守洛口
明公親簡精銳西襲長安百姓孰不郊迎必當
有征無戰既尅京邑業固兵強方更長驅峻函
掃蕩京洛傳檄指撝天下可定但今英雄競起
實恐他人我先一朝失之噬臍何及密曰君之
所圖僕亦思之久矣誠爲上策但昏主尚在從

兵猶衆我之所部並山東人既見未下洛陽何
肯相隨西入諸將出於群盜留之各競雌雄若
然者殆將敗矣孝和曰誠如公言非所及也大
軍既未可西出請間行觀隙密從之孝和與數
十騎至陝縣山賊歸之者萬餘人密時兵鋒甚
銳每入苑與官軍連戰會密爲流矢所中卧於
營內後數日東都出兵擊之密衆大潰棄迴洛
倉歸洛口孝和之衆聞密退各分散而去孝和
輕騎歸密帝遣王世充率江淮勁卒五萬來討

密密逆拒之戰不利柴孝和溺死於洛水密甚傷之世充營於洛西與密相拒百餘日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賊帥李文相洹水賊帥張昇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郝孝德並歸孝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周法明舉江黃之地以附密齊郡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他等前後款附以千百數翟讓所部王儒信勸讓爲大家宰總統衆務以奪密權讓兄寬復謂讓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與人汝若不能作

我當爲之密聞其言有圖讓之計會世充列陣而至讓出拒之爲世充所擊退者數百步密與單雄信等率精銳赴之世充敗走讓欲乘勝進破其營會日暮密固止之明日讓與數百人至密所欲爲宴樂密具饌以待之其所將左右各分令就食諸門並設備讓不之覺也密引讓入坐有好弓出示讓遂令讓射讓引滿將發密遣壯士蔡建自後斬之殞於牀下遂殺其兄寬及王儒信并其從者亦有死焉讓所部將徐世勣

爲亂兵所斫中重瘡密遽止之僅而得免單雄
信等皆叩頭求哀密並釋而慰喻之於是率左
右數百人詣讓本營王伯當邴元真單雄信等
入營告以殺讓之意衆無敢動者乃令徐世勣
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衆未幾世充夜襲倉城
密逆拒破之斬武賁郎將費青奴世充復移營
洛北南對鞏縣其後遂於洛水造浮橋悉衆以
擊密密以千騎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
下密簡銳卒數百人分爲三隊出擊之官軍稍

却自相陷溺死者數萬人武賁郎將楊威王辨
霍世舉劉長恭梁德重董智通等諸將率皆沒
于陣世充僅而獲免不敢還東都遂走河陽其
夜雨雪尺餘衆隨之者死亡殆盡密於是修金
墉故城居之衆三十餘萬復來攻上春門留守
韋津出拒戰密擊敗之執津於陣其黨勸密即
尊號密不許及義師圍東都密出軍爭之交綏
而退俄而宇文文化及殺逆率衆自江都北指黎
陽兵十餘萬密乃自率步騎二萬拒之會越王

隋書卷三十五
侗稱尊號遣使者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
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
輔政密遣使報謝焉化及與密相遇密知其軍
少食利在急戰故不與交鋒又遏其歸路使不
得西密遣徐世勣守倉城化及攻之不能下密
與化及隔水而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卑隸彼
野頭耳父兄子弟並受隋室厚恩富貴累世至
妻公主光榮隆顯舉朝莫二荷國士之遇者當
須國士報之豈容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因衆

叛躬行殺虐誅及子孫傍立支庶擅自尊崇欲
規篡奪汙辱妃后枉害無辜不追諸葛瞻之忠
誠乃爲霍禹之惡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莫祐
擁逼良善將欲何之今若速來歸我尚可得全
後嗣化及默然俯視良久乃瞋目大言曰共你
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邪密謂從者曰化及庸
懦如此忽欲圖爲帝王斯乃趙高聖公之流吾
當折杖驅之耳化及盛修攻具以逼黎陽倉城
密領輕騎五百馳赴之倉城兵又出相應焚其

攻具經夜火不滅密知化及糧且盡因僞與和以敝其衆化及不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投化及具言密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度永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下自辰達酉密爲流矢所中頓於汲縣化及掠及郡北趣魏縣其將陳智略張童仁等所部兵歸于密者前後相繼初化及以輜重留於東郡遣其所署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至是軌舉郡降密以軌爲滑州總管密引兵而西遣記室參軍

李儉朝於東都執殺煬帝人于弘達以獻越王侗侗以儉爲司農少卿使之反命召密入朝密至溫縣聞世充已殺元文都盧楚等乃歸金墉世充既得擅權乃厚賜將士繕治器械人心漸銳然密兵少衣世充乏食乃請交易密初難之邴元真等各求私利遞來勸密密遂許焉初東都絕糧人歸密者日有數百至此得食而降人益少密方悔而止密雖據倉無府庫兵數戰不獲賞又厚撫初附之兵於是衆心漸怨時遣邴

元真守興洛倉元真起自微賤性又貪鄙宇文
溫疾之每謂密曰不殺元真公難未已密不答
而元真知之陰謀叛密楊慶聞而告密密固疑
焉會世充悉衆來決戰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
引精兵就偃師北阻印山以待之世充軍至令
數百騎度御河密遣裴行儼率衆逆之會日暮
暫交而退行儼孫長樂程瓌金等驍將十數人
皆遇重瘡密甚惡之世充夜潛濟師詰朝而陣
密方覺之狼狽出戰於是敗績與萬餘人馳向

洛口世充夜圍偃師守將鄭頰爲其部下所殺
翻以城降世充密將入洛口倉城元真已遣人
潛引世充矣密陰知之而不發其事因與衆謀
待世充之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及世充軍至
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矣密
自度不能支引騎而遁元真竟以城降於世充
密衆漸離將如黎陽人或謂密曰殺翟讓之際
徐世勣幾至於死今瘡猶未復其心安可保乎
密乃止時王伯當棄金墉保河陽密以輕騎自

隋書卷三十五
三五
武牢度河以歸之謂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
我今自刎請以謝衆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
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媿無功諸
君必保富貴其府掾柳燮對曰昔盆子歸漢尚
食均輸明公與長安宗族有疇昔之遇雖不陪
起義然而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國不戰而據
京師此亦公之功也衆咸曰然密遂歸大唐封
邢國公拜光祿卿

裴仁基

河東裴仁基字德本祖伯鳳周汾州刺史父定
上儀同仁基少驍武便弓馬開皇初爲親衛平
陳之役先登陷陣拜儀同賜物千段以本官領
漢王諒府親信煬帝嗣位諒舉兵作亂仁基苦
諫諒大怒囚之於獄及諒敗帝嘉之超拜護軍
數歲改授武賁郎將從將軍李景討叛蠻向思
多於黔安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賜奴婢百
口絹五百匹擊吐谷渾於張掖破之加授金紫
光祿大夫斬獲寇掠鞅鞞拜左光祿大夫從征

高麗進位光祿大夫帝幸江都李密據洛口令仁基爲河南道討捕大使據武牢以拒密及滎陽通守張須陀爲密所殺仁基悉收其衆每與密戰多所斬獲時隋大亂有功者不錄仁基見強寇在前士卒勞敝所得軍資悉用分賞監軍御史蕭懷靜每抑止之衆咸怨怒懷靜又陰持仁基長短欲有所奏劾仁基懼遂殺懷靜以其衆歸密密以爲河東郡公其子行儼驍勇善戰密復以爲絳郡公甚相委昵王世充以東都食

盡悉衆詣偃師與密決戰密問計於諸將仁基對曰世充盡銳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今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却還我且按甲世充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此有餘力彼勞奔命兵法所謂彼出我歸彼歸我出數戰以疲之多方以誤之者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東都兵馬有三不可當器械精一也決計而來二也食盡求鬪三也我按甲蓄力以觀其敝彼求鬪不得欲走無路不過十

日世充之首可懸於麾下單雄信等諸將輕世充皆請戰仁基苦爭不得密難違諸將之言戰遂大敗仁基爲世充所虜世充以其父子並驍銳深禮之以兄女妻行儼及僭尊號署仁基爲禮部尚書行儼爲左輔大將軍行儼每有攻戰所當皆披靡號爲萬人敵世充憚其威名頗加猜防仁基知其意不自安遂與世充所署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長陳謙祕書丞崔德本等謀反令陳謙於上食之際持匕首以劫世充爲世充所殺

史臣曰古先帝土之興也非夫至德深仁格於天地有豐功博利弘濟艱難不然則其道無由矣自周邦不競隋運將隆武元高祖並著大功於王室平南國摧東夏總百揆定三方然後變謳歌遷寶鼎于時匈奴驕倨勾吳不朝旣爭長於黃池亦飲馬於清渭高祖內綏外禦日不暇

給委心膂於俊傑寄折衝於爪牙文武爭馳群策畢舉服猾夏之虜掃黃旗之寇峻五岳以作鎮環四海以為池厚澤被於域中餘威震於殊俗煬帝蒙故業踐丕基阻伊洛而固峭函跨兩都而總萬國矜曆數之在已忽王業之艱難不務以道恤人將以申威海外運拒諫之智騁飾非之辯耻轍迹之未遠忘德義之不修於是鑿通渠開馳道樹以柳杞隱以金槌西出玉門東踰碣石漑山堙谷浮河達海民力凋盡徭戍無期率土之心鳥驚魚潰方西規奄蔡南討流求親總八狄之師屢踐三韓之域自以威行萬物顧指無違又躬為長君功高曩列寵不假於外戚權不逮於群下足以輔轡軒唐奄吞周漢子孫萬代人莫能窺振古以來一君而已遂乃外踈猛士內忌忠良耻有盜竊之聲惡聞喪亂之事出師命將不料衆寡兵少力屈者以畏懼受顯誅竭誠克服者以功高蒙隱戮或斃鋒刃之下或殞鴆毒之中賞不可以有功求刑不可以

無罪免畏首畏尾進退維谷彼山東之群盜多出廝役之中無尺土之資十家之產豈有陳涉亡秦之志張角亂漢之謀哉皆苦於上欲無厭下不堪命飢寒交切救死萑蒲莫識旌旗什伍之容安知行師用兵之勢但人自爲戰衆怒難犯故攻無完城野無橫陣星離棊布以千百數豪傑因其機以動之乘其勢而用之雖有勇敢之士明智之將連踵覆沒莫之能禦煬帝魂褫氣懾望絕兩京謀竄身於江湖襲永嘉之舊迹

旣而禍生轂下釁起舟中思早告而莫追唯請死而後可身棄南巢之野首懸白旗之上子孫勦絕宗廟爲墟夫以開皇之初比於大業之盛度土地之廣狹料戶口之衆寡筭甲兵之多少校倉廩之虛實九鼎之譬鴻毛未喻輕重培塿之方嵩岱曾何等級論地險則遼隧未擬於長江語人謀則勾麗不侔於陳國高祖掃江南以清六合煬帝事遼東而喪天下其故何哉所爲之迹同所用之心異也高祖北却強胡南并百

越十有餘載戎車屢動民亦勞止不爲無事然其動也思以安之其勞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時雍師無怨讟誠在於愛利故其興也勃焉煬帝嗣承平之基席已安之業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視億兆如草芥顧群臣如寇讎勞近以事遠求名而喪實兵纏魏闕佔危弗圖圍解鴈門慢遊不息天奪之魄人益其災群盜並興百殃俱起自絕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訊之古老考其行事此高祖之所由興而煬帝之所以滅者

也可不謂然乎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始皇并吞六國高祖統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煬帝肆行猜毒皆禍起於群盜而身殞於匹夫原始要終若合符契矣玄感宰相之子荷國重恩君之失得當竭股肱未議致身先圖問鼎遂假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敗不旋踵兄弟就菹醢之誅先人受焚如之酷不亦甚乎李密遭會風雲奮其鱗翼思封函谷將割鴻溝朞月之間衆數十萬破化及摧世充聲動

四方威行萬里雖運垂天眷事屈興王而義協
人謀雄名克振壯矣然志性輕狡終致顛覆其
度長挈大抑陳項之季孟歟

列傳卷第三十五

隋書七十

列傳第三十六

隋書七十一

特進臣魏

徵上

誠節

易稱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又云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然則士之立身成名在乎仁義
而已故仁道不遠則殺身以成仁義重於生則
捐生而取義是以龍逢投軀於夏癸比干竭節
於商辛申蒯斷臂於齊莊弘演納肝於衛懿爰
逮漢之紀信樂布晉之向雄嵇紹凡在立名之

士莫不庶幾焉至於臨難忘身見危授命雖斯
文不墜而行之蓋寡固知士之所重信在茲乎
非夫內懷鐵石之心外負凌霜之節孰能安之
若命赴蹈如歸者也皇甫誕等當擾攘之際踐
必死之機白刃臨頸確乎不拔可謂歲寒貞栢
疾風勁草千載之後慄慄如生豈獨聞彼伯夷
慙夫立志亦冀將來君子有所庶幾故掇採所
聞爲誠節傳

劉弘

劉弘字仲遠彭城叢亭里人魏太常卿芳之孫
也少好學有行檢重節槩仕齊行臺郎中襄城
沛郡穀陽三郡太守西楚州刺史及齊亡周武
帝以爲本郡太守尉迴之亂也遣其將席毗掠
徐兗弘勒兵拒之以功授儀同永昌太守齊州
長史志在立功不安佐職平陳之役表請從軍
以行軍長史從揔管吐萬緒度江以功加上儀
同封濩澤縣公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
兵攻州弘城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

亡大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煮犀甲腰帶及剥樹皮而食之一無離叛賊知其飢餓欲降之弘抗節彌厲賊悉衆來攻城陷為賊所害上聞而嘉歎者久之賜物二千段子長信襲其官爵

皇甫誕

皇甫誕字玄慮安定烏氏人也祖和魏膠州刺史父璠周隋州刺史誕少剛毅有器局周畢王引為倉曹參軍高祖受禪為兵部侍郎數年出

為魯州刺史開皇中復入為比部刑部二曹侍郎俱有能名遷治書侍御史朝臣無不肅憚上以百姓多流亡令誕為河南道大使以檢括之及還奏事稱旨上甚悅令判大理少卿明年遷尚書右丞俄以母憂去職未朞起令視事尋轉尚書左丞時漢王諒為并州總管朝廷盛選僚佐前後長史司馬皆一時名士上以誕公方著稱拜并州總管司馬總府政事一以諮之諒甚敬焉及煬帝即位徵諒入朝諒用諮議王頗之

謀發兵作亂誕數諫止諒不納誕因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無敵京師者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願王奉詔入朝守臣子之節必有松喬之壽累代之榮如更遷延陷身叛逆一挂刑書爲布衣黔首不可得也願察區區之心思萬全之計敢以死請諒怒而囚之及楊素將至諒屯清源以拒之諒主簿豆盧毓出誕於獄相與協謀閉城拒諒諒襲擊破之並抗節而遇害帝以誕亾身殉國嘉悼者久之下

詔曰褒顯名節有國通規加等飾終抑惟令典并州總管司馬皇甫誕性理淹通志懷審正効官贊務聲績克宣值狂悖構禍凶威孔熾確殉單誠不從妖逆雖幽繫寇手而雅志彌厲遂潛與義徒據城抗拒衆寡不敵奄致非命可贈柱國封弘義公謚曰明子無逸嗣無逸尋爲涓陽太守政甚有聲大業令行舊爵例除以無逸誠義之後賜爵平輿侯入爲刑部侍郎守右武衛將軍初漢王諒之反也州縣以不響應有嵐州

司馬陶模繁時令敬釗並抗節不從

陶模

陶模京兆人也性明敏有器幹仁壽初爲嵐州司馬諒旣作亂刺史喬鍾葵發兵將赴逆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致位方伯謂當竭誠效命以荅慈造豈有大行皇帝梓宮未掩翻爲厲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葵義而釋之軍吏進曰若不斬模何以壓衆心於是囚之於獄悉掠取資財分賜黨

與及諒平煬帝嘉之拜開府授大興令楊玄感之反也率兵從衛玄擊之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卒官

敬釗

敬釗字積善河東蒲坂人也父元約周布憲中大夫釗仁壽中爲繁時令甚有能名及賊至力戰城陷賊帥墨弼掠其資產而臨之以兵釗辭氣不撓弼義而止之執送於偽將喬鍾葵所鍾葵釋之署爲代州總管司馬釗正色拒之至於

再三鍾葵忿然曰受命則可不然當斬釗荅曰
忝為縣宰遭逢逆亂進不能保境退不能死節
為辱已多何乃復以偽官相迫也死生唯命餘
非所聞鍾葵怒甚熟視釗曰卿不畏死邪復將
殺之會楊義臣軍至鍾葵遽出戰因而大敗釗
遂得免大業三年煬帝避暑汾陽宮代州長史
柳銓司馬崔寶山上其狀付有司將加褒賞會
世基奏格而止後遷朝邑令未幾終

游元

游元字楚客廣平任城人魏五更明根之玄孫
也父寶藏位至太守元少聰敏年十六齊司徒
徐顯秀引為參軍事周武帝平齊之後歷壽春
令譙州司馬俱有能名開皇中為殿內侍御史
晉王廣為揚州總管以元為法曹參軍父憂去
職後為內直監煬帝嗣位遷尚書度支郎遼東
之役領左驍衛長史為蓋牟道監軍拜朝請大
夫兼治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
按其獄述時貴倖其子士及又尚南陽公主勢

附書傳卷三十六
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之見他日
數述曰公地屬親賢腹心是寄當咎身責已以
勸事君乃遣人相造欲何所道按之愈急仍以
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九年奉使於
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乃謂元曰獨夫肆虐天
下士大夫肝腦塗地加以陷身絕域之所軍糧
斷絕此亦天亡之時也我今親率義兵以誅無
道卿意如何元正色荅曰尊公荷國寵靈功參
佐命高官重祿近古莫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

當謂竭誠盡節上荅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
反噬深爲明公不取願思禍福之端僕有死而
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竟不屈
節於是害之帝甚嘉歎贈銀青光祿大夫賜緘
五百匹拜其子仁宗爲正議大夫弋陽郡通守

馮慈明

馮慈明字無佚信都長樂人也父子琮仕齊官
至尚書右僕射慈明在齊以戚屬之故年十四
爲淮陽王開府參軍事尋補司州主簿進除中

書舍人周武平齊授帥都督高祖受禪開三府
官除司空司倉參軍事累遷行臺禮部侍郎晉
王廣爲并州總管盛選寮屬以慈明爲司士後
歷吏部員外郎兼內史舍人煬帝即位以母憂
去職帝以慈明始事藩邸後更在臺意甚銜之
至是謫爲伊吾鎮副未之官轉交趾郡丞大業
九年被徵入朝時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奔高麗
帝見慈明深慰勉之俄拜尚書兵曹郎加位朝
請大夫十三年攝江都郡丞事李密之逼東都

也詔令慈明安集灑浴追兵擊密至鄆陵爲密
黨崔樞所執密延慈明於坐勞苦之因而謂曰
隋祚已盡區宇沸騰吾躬率義兵所向無敵東
都危急計日將下令欲率四方之衆問罪於江
都卿以爲何如慈明荅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
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不悅冀其後改厚
加禮焉慈明潛使人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
守論賊形勢密知其狀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
賊帥翟讓怒曰爾爲使人爲我所執魏公相待

至厚曾無感戴寧有畏乎慈明勃然曰天子使
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爲賊黨所獲我豈從汝
求活耶欲殺但殺何須罵詈因謂羣賊曰汝等
本無惡心因飢饉逐食至此官軍且至早爲身
計讓益怒於是亂刀斬之時年六十八梁郡通
守楊汪上狀帝歎惜之贈銀青光祿大夫拜其
二子惇怱俱爲尚書承務郎王世充推越王侗
爲主重贈柱國戶部尚書昌黎郡公謚曰壯武
長子忱先在東都世充破李密忱亦在軍中遂
遣奴負父屍柩詣東都身不自送未幾又盛花
燭納室時論醜之

張須陁

張須陁弘農閿鄉人也性剛烈有勇略弱冠從
史萬歲討西爨以功授儀同賜物三百段煬帝
嗣位漢王諒作亂并州從楊素擊平之加開府
大業中爲齊郡丞會興遼東之役百姓失業又
屬歲饑穀米踊貴須陁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
須待詔勅不可擅與須陁曰今帝在遠遣使往

來必淹歲序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委
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
上狀帝知之而不責也明年賊帥王薄聚結亡
命數萬人寇掠郡境官軍擊之多不利須陁發
兵拒之薄遂引軍南轉掠魯郡須陁躡之及于
岱山之下薄恃驟勝不設備須陁選精銳出其
不意擊之薄衆大潰因乘勝斬首數千級薄收
合亡散得萬餘人將北度河須陁追之至臨邑
復破之斬五千餘級獲六畜萬計時天下承平

日又多不習兵須陁獨勇決善戰又長於撫馭
得士卒心論者號爲名將薄復北戰連豆子龔
賊孫宣雅石祗閻郝孝德等衆十餘萬攻章丘
須陁遣舟師斷其津濟親率馬步二萬襲擊大
破之賊徒散走旣至津梁復爲舟師所拒前後
狼狽獲其家累輜重不可勝計露布以聞帝大
悅優詔褒揚令使者圖畫其形容而奏之其年
賊裴長才石子河等衆二萬奄至城下縱兵大
掠須陁未暇集兵親率五騎與賊戰競赴之圍

百餘重身中數瘡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却須陁督軍復戰長才敗走後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預等合軍圍北海兵鋒甚銳須陁謂官屬曰賊自恃強謂我不能救吾今速去破之必矣於是簡精兵倍道而進賊果無備擊大破之斬數萬級獲輜重三千兩司隸刺史裴操之上狀帝遣使勞問之十年賊左孝友衆將十萬屯於蹲狗山須陁列八風營以逼之復分兵扼其要害孝友窘迫面縛來降其黨解象王良鄭大

彪李琬等衆各萬計須陁悉討平之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俄而賊盧明月衆十餘萬將寇河北次祝阿須陁邀擊殺數千人賊呂明星師仁秦霍小漢等衆各萬餘擾濟北須陁進軍擊走之尋將兵拒東郡賊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讓憚須陁不敢進密勸之讓遂與密率兵逼滎陽須陁拒之讓懼而退須陁乘之逐北十餘里時李密先伏

數千人於林木間邀擊須陁軍遂敗績密與讓
合軍圍之須陁潰圍輒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陁
躍馬入救之來往數四衆皆敗散乃仰天曰兵
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時年五十
二其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越王侗遣左
光祿大夫裴仁基招撫其衆移鎮武牢帝令其
子元備總父兵元備時在齊郡遇賊竟不果行

楊善會

楊善會字敬仁弘農華陰人也父初官至毗陵

太守善會大業中爲郇令以清正聞俄而山東
飢饉百姓相聚爲盜善會以左右數百人逐捕
之往皆克捷其後賊帥張金稱衆數萬屯于縣
界屠城剽邑郡縣莫能禦善會率勵所領與賊
搏戰或日有數合每挫其鋒煬帝遣將軍段達
來討金稱善會進計於達達不能用軍竟敗焉
達深謝善會後復與賊戰進止一以謀之於是
大克金稱復引渤海賊孫宣雅高士達等衆數
十萬破黎陽而還軍鋒甚盛善會以勁兵千人

邀擊破之擢拜朝請大夫清河郡丞金稱稍更屯聚以輕兵掠冠氏善會與平原通守楊元弘步騎數萬衆襲其本營武賁郎將王辯軍亦至金稱釋冠氏來援因與辯戰不利善會選精銳五百赴之所當皆靡辯軍復振賊退守本營諸軍各還于時山東思亂從盜如市郡縣微弱陷沒相繼能抗賊者唯善會而已前後七百餘陣未嘗負敗每恨衆寡懸殊未能滅賊會太僕楊義臣討金稱復爲賊所敗退保臨清取善會之

策頻與決戰賊乃退走乘勝遂破其營盡俘其衆金稱將數百人遁逃後歸漳南招集餘黨善會追捕斬之傳首行在所帝賜以尚方甲哨弓劔進拜清河通守其年從楊義臣斬漳南賊帥高士達傳首江都宮帝下詔褒揚之士達所部將竇建德自號長樂王來攻信都臨清賊王安阻兵數千與建德相影響善會襲安斬之建德旣下信都復擾清河善會逆拒之反爲所敗嬰城固守賊圍之四旬城陷爲賊所執建德釋而

禮之用為具州刺史善會罵之曰老賊何敢擬
議國士恨吾力劣不能擒汝等我豈是汝屠酷
兒輩敢欲更相吏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建德
猶欲活之為其部下所請又知終不為已用於
是害之清河士庶莫不傷痛焉

獨孤盛

獨孤盛上柱國楷之弟也性剛烈有膽氣煬帝
在藩盛以左右從累遷為車騎將軍及帝嗣位
以藩邸之舊漸見親待累轉為右屯衛將軍宇

文化及之作亂也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宿衛
者皆釋仗而走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太異
也虔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事將軍慎無動
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
餘人逆拒之為亂兵所殺越王侗稱制贈光祿
大夫紀國公謚曰武節

元文都

元文都洵陽公孝矩之兄子也父孝則周小冢
宰江陵總管文都性鯁直明辯有器幹仕周為

右侍上士開皇初授內史舍人歷庫部考功二曹郎俱有能名擢爲尚書左丞轉太府少卿煬帝嗣位轉司農少卿司隸大夫尋拜御史大夫坐事免未幾授太府卿帝漸任之甚有當時之譽大業十三年帝幸江都宮詔文都與段達皇甫無逸韋津等同爲東都留守及帝崩文都與達津等共推越王侗爲帝侗署文都爲內史令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左驍衛大將軍攝右翊衛將軍魯國公旣而宇文化及立秦王浩爲

帝擁兵至彭城所在響震文都諷侗遣使通於李密密於是請降因授官爵禮其使甚厚王世充不說因與文都有隙文都知之陰有誅世充計侗復以文都領御史大夫世充固執而止盧楚說文都曰王世充外軍一將耳本非留守之徒何得預吾事且洛口之敗罪不容誅今者敢懷跋扈宰制時制此而不除方爲國患文都然之遂懷奏入殿事臨發有人以告世充世充時在朝堂懼而馳還含嘉城謀作亂文都頻遣呼

之世充稱疾不赴至夜亂作攻東太陽門而入
拜於紫微觀下伺遣人謂之曰何爲者世充曰
元文都盧楚謀相殺害請斬文都歸罪司寇伺
見兵勢漸盛度終不免謂文都曰公見王將軍
也文都遷延而泣伺遣其署將軍黃桃樹執文
都以出文都顧謂伺曰臣今朝亡陛下亦當夕
及伺慟哭而遣之左右莫不憫然出至興教門
世充令左右亂斬之諸子並見害

盧楚

盧楚涿郡范陽人也祖景祚魏司空掾楚少有
才學鯁急口吃言語澀難大業中爲尚書右司
郎當朝正色甚爲公卿所憚及帝幸江都東都
官寮多不奉法楚每存糾舉無所迴避越王伺
稱尊號以楚爲內史令左備身將軍攝尚書左
丞右光祿大夫封涿郡公與元文都等同心戮
力以輔幼主及王世充作亂兵攻太陽門而入
將軍皇甫無逸斬關逃難呼楚同去楚謂之曰
僕與元公有約若社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去

不義及兵入楚匿於大官署賊黨執之送於世
充所充奮袂令斬之於是鋒刃交下支體糜碎

劉子翊

劉子翊彭城叢亭里人也父徧齊徐州司馬子
翊少好學頗解屬文性剛蹇有吏幹仕齊殿中
將軍開皇初為南和丞累轉秦州司法參軍事
十八年入考功尚書右僕射楊素見而異之奏
為侍御史時永寧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
繼其後父更別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

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駁之曰傳云繼母
如母與母同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
之制皆如親母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菽服菽
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傍尊
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令云為人
後者為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為
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
專據嫁者生文耳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
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

乎服既有之心喪焉可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謬且後人者爲其父母暮未有變隔以親繼親繼旣等故知心喪不殊服問云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爲伋也妻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是不爲白也母定知服以名重情因父親所以聖人敦之以孝慈弘之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以義報等之已生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

後制有淺深者考之經傳未見其文譬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始至此復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長沙人王愆漢末爲上計詣京師旣而吳魏隔絕愆於內國更娶生子昌愆死後爲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于時議者不以為非然則繼母之與前母於情無別若要以撫育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去乎又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爲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

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禮
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爲叛子於
是下詔從之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緣恩而生也
論云禮者稱情而立文仗義而設教還以此義
諭彼之情稱情者稱如母之情仗義者仗爲子
之義名義分定然後能尊父順名崇禮篤敬苟
以母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己來
則慈母如母何得待父命又云繼母慈母本實
路人臨已養已同之骨血若如斯言子不由父
縱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
居齊暮之上禮有倫例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
服豈藉恩之厚薄也至於兄弟之子猶子也私
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以輕如重自
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即同重法若使輕重不
等何得爲如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枉法
論者即同真法律以弊刑禮以設教准者准擬
之名以者即真之稱如以二字義用不殊禮律
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彼足見其義取譬伐柯

何遠之有又論云取子爲後者將以供承祧廟奉養已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父亦可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論又云禮言舊君其尊豈復君乎已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以殊之別有所重非復純孝故言其已見之目以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又非通論何以言之其舊訓殊所用亦別舊者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以相類哉至如禮云其父

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衛雖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異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矣斯不然矣今炫敢違禮垂令侮聖干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名義之分有虧於風俗狗飾非於明世彊媒孽於禮經雖欲揚已露才不覺言之傷理事奏竟從子翊之議仁壽中爲新豐令有能名大業三年除大理正甚有當時之譽擢授治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爲之辯析多出衆人意表從幸江都值天下大亂帝猶不悟子翊

隋書傳卷三十六
因侍切諫由是忤旨令子翊爲丹陽留守尋遣於上江督運爲賊吳棊子所虜子翊說之因以衆首復遣領首賊清江遇煬帝被殺賊知而告之子翊弗信斬所言者賊又欲請以爲主子翊不從群賊執子翊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已崩子翊反其言於是見害時年七十

堯君素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也煬帝爲晉王時君素以左右從及嗣位累遷鷹擊郎將大業之末盜賊

蜂起人多流亡君素所部獨全後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義兵於河東俄而通引兵南遁以君素有膽略署領河東通守義師遣將呂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克及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通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咽通亦泣下霑襟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當早降以取富貴君素荅曰公當爪牙之寄爲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國祚隆替縣之於公柰何不

思報效以至於此縱不能遠慙主上公所乘馬
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
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
通慙而退時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為木鵝
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汭流而下河陽
守者得之達于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於是承
制拜君素為金紫光祿大夫密遣行人勞苦之
監門直閣龐玉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
都歸義俱造城下為陳利害大唐又賜金券待

以不死君素卒無改悔心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
隋室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
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
素亦知事必不濟然要在守死不易每言及國
家未嘗不歔歔嘗謂將士曰吾是藩邸舊臣累
蒙獎擢至於大義不得不死今穀支數年食盡
此穀足知天下之事必若隋室傾敗天命有歸
吾當斷頭以付諸君也時百姓苦隋日久及逢
義舉人有息肩之望然君素善於統領下不能

陳書傳卷三十六
三十一
叛歲餘頗得外生口城中微知江都傾覆又糧食乏絕人不聊生男女相食衆心離駭白虹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現月餘君素爲左右所害

陳孝意

河東陳孝意少有志尚弱冠以貞介知名大業初爲魯郡司法書佐郡內號爲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孝意囚諫至於再三威不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而遣之漸

加禮敬及威爲納言奏孝意爲侍御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其爲孝感之應未暮起授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于時政刑日紊長吏多贓污孝意清節彌厲發姦擿伏動若有神吏民稱之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舉兵作亂孝意率兵與武賁郎將王智辯討之戰於下館城反爲所敗武周遂轉攻傍郡百姓洶洶將懷叛逆

前郡丞楊長仁鴈門令王確等並桀黠爲無賴
所歸謀應武周孝意陰知之族滅其家郡中戰
慄莫敢異志俄而武周引兵來攻孝意拒之每
致克捷但孤城獨守外無聲援孝意執志誓以
必死每遣使江都道路隔絕竟無報命孝意亦
知帝必不反每每旦暮向詔勅庫俯伏流涕悲
動左右圍城百餘日糧盡爲校尉張倫所殺以
城歸武周

張季珣

京兆張季珣父祥少爲高祖所知其後引爲丞
相參軍事開皇中累遷并州司馬仁壽末漢王
諒舉兵反遣其將劉建略地燕趙至井陘祥勒
兵拒守建攻之復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
駭其城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望之再拜號泣
而言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
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須臾驟雨其火遂滅士卒
感其至誠莫不用命城圍月餘李雄援軍至賊
遂退走以功授開府歷汝州刺史靈武太守入

爲都水監卒官季珣少慷慨有志節大業末爲
鷹擊郎將其府據箕山爲固與洛口連接及李
密翟讓攻陷倉城遣人呼之季珣罵密極口密
怒遣兵攻之連年不能克時密衆數十萬在其
城下季珣四面阻絕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
彌固誓以必死經三年資用盡樵蘇無所得撤
屋而爨人皆穴處季珣撫巡之一無離叛糧盡
士卒羸病不能拒戰遂爲所陷季珣坐聽事顏
色自若密遣兵禽送之羣賊曳季珣令拜密季
珣曰吾雖爲敗軍之將猶是天子爪牙之臣何
容拜賊也密壯而釋之翟讓從之求金不得遂
殺之時年二十八其弟仲琰大業末爲王洛令
及義兵起率吏人城守部下殺之以歸義仲琰
弟琮爲千牛左右守文化及之亂遇害季珣家
素忠烈兄弟俱死國難論者賢之

松贊

北海松贊性剛烈重名義爲石門府隊正大業
末有賊楊厚擁徒作亂來攻北海縣贊從郡兵

討之賈輕騎覘賊爲厚所獲厚令賈謂城中云
郡兵已破宜早歸降賈僞許之既至城下大呼
曰我是松賈爲官軍覘賊邂逅被執非力屈也
今官軍大來並已至矣賊徒寡弱旦暮擒剪不
足爲憂賊以刀築賈口引之而去毆擊交下賈
罵厚曰老賊何敢致辱賢良禍自及也言未卒
賊已斬斷其腰城中望之莫不流涕扼腕銳氣
益倍北海卒完煬帝遣戶曹郎郭子賤討破之
之以賈亡身殉節嗟悼不已上表奏之優詔褒

揚贈朝散大夫本郡通守

史臣曰古人以天下至大方身則小生爲重矣
比義則輕然則死有重於太山生以理全者也
生有輕於鴻毛死與義合者也然死不可追生
無再得故處不失節所以爲難

闕

列傳第三十六

隋書七十一

